

巴金

·
代表作

〈上〉



家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巴金代表作

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李 今 编选

华夏出版社

总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选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良: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一体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巴金小传

巴金，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本名李尧棠，字芾甘。祖籍浙江嘉兴。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宦宦家庭。“巴金”是他1928年8月写完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时启用的笔名，此外，他还用过芾甘、佩竿、余一、王文慧、欧阳镜蓉等二十几个笔名。

巴金自五岁起在家塾就读，十三岁时，跟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的香表哥学习英文，持续两年。十六岁考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从补习班到预科、本科，在该校读书两年半。十九岁考入上海南洋中学，不久转赴南京，进国立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补习班学习，半年后进入该校高中三年级，并开始在校外学习世界语。1925年夏毕业后，只身北上，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因检查出肺病，不得不回到上海养病。1927年初自费去法国，在巴黎法国文化协会附设的夜校学习法文，因家里破产，很快便停止了正式学习。1928年底回国。

目前所见到的巴金最早发表的文学作品是1922年7月21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第44期刊登的新诗十二首：《被虐者的哭声》，但巴金早年的志向并不在此。对封建家庭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的憎恨，促使巴金积极接受富于批判精神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召，尤其是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渴望投身社会革命。他曾参加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秘密团体“均社”，翻译和编译了一些宣传无政府主义的著作文章。1929年《灭亡》在《小说月报》连载，在文坛引起反响，是巴金进入文坛的奠基之作。其后的《死去的太阳》、《雾》、《雨》、《电》等都是以革命为题材的小说，反映了二十年代中国一部分决心反叛旧世界却又没有找到正确道路的知识青年的精神风貌和亢奋焦躁的情绪。

在巴金众多的小说中，由《家》、《春》、《秋》组成的《激流三部曲》，是影响最大的巨制。其中，第一部《家》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现实主义杰作之一，它对于三四十年代许多知识青年冲出旧家庭的藩篱，走向革命，起到启蒙的作用。《憩园》、《寒夜》是巴金另外两部以家庭为题材的小说，也是巴金创作中艺术上最为成熟的作品。巴金晚年创作的《随想录》既把笔触伸向社会和历史的深处，又坦率地挖掘自己的灵魂，表现出巴金的高尚人格，深受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尊敬。巴金一生创作甚丰，1958年至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巴金文集》十四

卷，约四百万字；从1986年开始又陆续出版《巴金全集》，达二十六卷。

巴金的一生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香港、广州、汉口、桂林和“孤岛”上海之间，编书刊，写文章，以高昂的热情，从事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活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曾两次赴朝鲜前线访问。“文革”中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粉碎“四人帮”后，巴金重新拿起被夺去十年的笔，活跃于文坛，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旗帜。在1979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巴金和郭沫若、茅盾等一起，并列为“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文学巨匠”。1981年巴金被选举为中国作协主席。1983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巴金的著作被译为近二十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流传。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院士称号。

目 录

巴金小传	1
长篇小说	
家	3

长篇小说

家

风刮得很紧，雪片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没有目的地四处飘落。左右两边墙脚各有一条白色的路，好像给中间满是水泥的石板路镶了两道宽边。

街上有行人和两人抬的轿子。他们斗不过风雪，显出了畏缩的样子。雪片愈落愈多，白茫茫地布满在天空中，向四处落下，落在伞上，落在轿顶上，落在轿夫的笠上，落在行人的脸上。

风玩弄着伞，把它吹得向四面偏倒，有一两次甚至吹得它离开了行人的手。风在空中怒吼，声音凄厉，跟雪地上的脚步声混合在一起，成了一种古怪的音乐，这音乐刺痛行人的耳朵，好像在警告他们：风雪会长久地管治着世界，明媚的春天不会回来了。

已经到了傍晚，路旁的灯火还没有燃起来。街上的一切逐渐消失在灰暗的暮色里。路上尽是水 and 泥。空气寒冷。一个希望鼓舞着在僻静的街上走得很吃力的行人——那就是温暖、明亮的家。

“三弟，走快点。”说话的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一手拿伞，一手提着棉袍的下幅，还掉过头看后面，圆圆的脸冻得通红，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

在后面走的弟弟是一个有同样身材、穿同样服装的青年。他的年纪稍微轻一点，脸也瘦些，但是一双眼睛非常明亮。

“不要紧，就快到了。……二哥，今天练习的成绩算你最好，英文说得自然，流利。你扮李医生，很不错。”他用热烈的语调说，马上加快了脚步，水泥又溅到他的裤脚上面。

“这没有什么，不过我的胆子大一点，”哥哥高觉民带笑地说，便停了脚步，让弟弟高觉慧走到他旁边。“你的胆子太小了，你扮‘黑狗’简直不像。你昨天不是把那几句话背得很熟吗？怎么上台去就背不出来了。要不是朱先生提醒你，恐怕你

还背不完嘞!”哥哥温和地说着，没有一点责备的口气。

觉慧脸红了。他着急地说：“不晓得什么缘故，我一上讲台心就慌了。好像有好多人眼光在看我，我恨不得把所有的话一字不遗漏地说出来……”一阵风把他手里的伞吹得旋转起来，他连忙闭上嘴，用力捏紧伞柄。这一阵风马上就过去了。路中间已经堆积了落下来未融化的雪，望过去，白皑皑的，上面留着重重叠叠的新旧脚迹，常常是一步踏在一步上面，新的掩盖了旧的。

“我恨不得把全篇的话一字不遗漏地背了出来，”觉慧把刚才中断了的话接着说下去，“可是一开口，什么话都忘掉了，连平日记得最熟的几句，这时候也记不起来。一定要等朱先生提一两个字，我才可以说下去。不晓得将来正式上演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这样。要是那时候也是跟现在一样地说不出，那才丢脸嘞!”孩子似的天真的脸上现出了严肃的表情。脚步踏在雪地上，软软的，发出轻松的声音。

“三弟，你不要怕，”觉民安慰道，“再练习两三次，你就会记得很熟的。你只管放胆地去做。……老实说，朱先生把《宝岛》^①改编成剧本，就编得不好，演出来恐怕不会有什么好成绩。”

觉慧不作声了。他感激哥哥的友爱。他在想要怎样才能够把那一幕戏演得好，博得来宾和同学们的称赞，讨得哥哥的欢喜。他这样想着，过了好些时候，他觉得自己渐渐地进入了一个奇异的境界。忽然他眼前的一切全改变了。在前面就是那个称为“彭保大将”的旅馆，他的老朋友毕尔就住在那里。他，有着江湖气质的“黑狗”，在失去了两根手指、经历了许多变故以后，终于找到了毕尔的踪迹，他心里交织着复仇的欢喜和莫名的恐怖。他盘算着，怎样去见毕尔，对他说些什么话，又如何责备他弃信背盟隐匿宝藏，失了江湖上的信义。这样想着，平时记熟了的剧本中的英语便自然地涌到脑子里来了。他醒悟似地欢叫起来：“二哥，我懂得了!”

觉民惊讶地看他一眼，问道：“什么事情？你这样高兴!”

“二哥，我现在才晓得演戏的奥妙了，”觉慧带着幼稚的得意的笑容说，“我想着，仿佛我自己就是‘黑狗’一样，于是话自然地流露了出来，并不要我费力思索。”

“对的，演戏正是要这样，”觉民微笑地说，“你既然明白了这一层，你一定会成功的。……现在雪很小了，把伞收起来罢。刮着这样的风，打伞很吃力。”他便抖落了伞上的雪，收了伞。觉慧也把伞收起了。两个人并排走着，伞架在肩上，身

^① 《宝岛》是英国小说家斯蒂文生（1850—1894）的一本惊险小说。李医生和绰号“黑狗”的人都是小说中的人物。

子靠得很近。

雪已经住了，风也渐渐地减轻了它的威势。墙头和屋顶上都积了很厚的雪，在灰暗的暮色里闪闪地发亮。几家灯烛辉煌的店铺夹杂在黑漆大门的公馆中间，点缀了这条寂寞的街道，在这寒冷的冬日的傍晚，多少散布了一点温暖与光明。

“三弟，你觉得冷吗？”觉民忽然关心地问。

“不。我很暖和，在路上谈着话，一点也不觉得冷。”

“那么，你为什么发抖？”

“因为我很激动。我激动的时候都是这样，我总是发抖，我的心跳得厉害。我想到演戏的事情，我就紧张。老实说，我很希望成功。二哥，你不笑我幼稚吗？”觉慧说着，掉过头去望了觉民一眼。

“三弟，”觉民同情地对觉慧说，“不，一点也不。我也是这样。我也很希望成功。我们都是这样。所以在课堂上先生的称赞，即使是一句简单的话，不论哪一个听到也会高兴。”

“对，你说得不错。”弟弟的身子更挨近了哥哥的，两个人一块儿向前走着，忘却了寒冷，忘却了风雪，忘却了夜。

“二哥，你真好。”觉慧望着觉民的脸，露出天真的微笑。觉民也掉过头看觉慧的发光的眼，微笑一下，然后慢慢地说，“你也好。”过后，他又向四周一望，知道就要到家了，便说，“三弟，快走，转弯就到家了。”

觉慧点了点头，于是两个人加速了脚步，一转眼就走入了一条更清静的街道。

街灯已经燃起来了，方形的玻璃罩子里，清油灯的光在寒风中显得更孤寂，灯柱的影子淡淡地躺在雪地上。街中寥寥的几个行人匆忙地走着，留了一些脚印在雪上，就默默地消失了。深深的足迹疲倦地睡在那里，也不想动一动，直到新的脚来压在它们的身上，它们才发出一阵低微的叹声，被压碎成了奇怪的形状，于是在这一白无际的长街上，不再有清清楚楚的脚印了，在那里只有大的和小的黑洞。

有着黑漆大门的公馆静寂地并排立在寒风里。两个永远沉默的石狮子蹲在门口。门开着，好像一只怪兽的大口。里面是一个黑洞，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谁也望不见。每个公馆都经过了相当长的年代，或是更换了几个姓。每一个公馆都有它自己的秘密。大门上的黑漆脱落了，又涂上新的，虽然经过了这些改变，可是它们的秘密依旧不让外面的人知道。

走到了这条街的中段，在一所更大的公馆的门前，弟兄两个站住了。他们把皮鞋在石阶上擦了几下，抖了抖身上的雪水，便提着伞大步走了进去。他们的脚步声

很快地消失在黑洞里面。门前又恢复了先前的静寂。这所公馆和别的公馆一样，门口也有一对石狮子，屋檐下也挂着一对大的红纸灯笼，只是门前台阶下多一对长方形大石缸，门墙上挂着一副木对联，红漆底子上现出八个隶书黑字：“国恩家庆，人寿年丰。”两扇大门开在里面，门上各站了一位手执大刀的顶天立地的彩色门神。

二

风止了，空气还是跟先前一样地冷。夜来了，它却没有带来黑暗。上面是灰色的天空，下面是堆着雪的石板地。一个大天井里铺满了雪。中间是一段垫高的方形石板的过道，过道两旁各放了几盆梅花，枝上积了雪。

觉民在前面走，刚刚走上左边厢房的一级石阶，正要跨过门槛进去，一个少女的声音在左上房窗下叫起来：“二少爷，三少爷，你们回来得正好。刚刚在吃饭。请你们快点去，里头还有客人。”说话的婢女鸣凤，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脑后垂着一根发辫，一件蓝布棉袄裹着她的苗条的身子。瓜子形的脸庞也还丰润，在她带笑说话的时候，脸颊上现出两个酒窝。她闪动着两只明亮的眼睛天真地看他们。觉慧在后面对她笑了一笑。

“好，我们放了伞就来。”觉民高声答道，并不看她一眼就大步跨进门槛去了。

“鸣凤，什么客？”觉慧也踏上了石阶站在门槛上问。

“姑太太和琴小姐。快点去罢。”她说了便转身向上房走去。

觉慧望着她的背影笑了一笑。他看见她的背影在上房门里消失了，才走进自己的房间。觉民正从房里走出来，便说：“你在跟鸣凤说些什么？快点去吃饭，再晏点恐怕饭都吃完了。”觉民说毕就往外走。

“好，我就这样跟你去罢，好在我的衣服还没有打湿，不必换它了。”觉慧回答道，他就把伞丢在地板上，马上走了出来。

“你总是这样不爱收拾，屡次说你，你总不听。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觉民抱怨道，但是他的脸上还带着笑容。他又回转身走进房去拾起了伞，把它张开，小心地放在地板上。

“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觉慧在门口看着他做这一切，带笑地说，“我的性情永远是这样。可笑你催我快，结果反而是你耽搁时间。”

“你总是嘴硬，我说不过你！”觉民笑了笑，就往前走了。

觉慧依旧带笑地跟着他的哥哥走。他的脑海里现出来一个少女的影子，但是马

上又消失了，因为他走进了上房，在他的眼前又换了新的景象。

围着一张方桌坐了六个人，上面坐着他的继母周氏和姑母张太太，左边坐着张家的琴表姐和嫂嫂李瑞珏，下面坐着大哥觉新和妹妹淑华，右边的两个位子空着。他和觉民向姑母行了礼，又招呼了琴，便在那两个空位子上坐下。女佣张嫂连忙盛了两碗饭来。

“你们今天怎么回来得这样晏？要不是姑妈来玩，我们早吃过饭了。”周氏端着碗温和地说。

“今天下午朱先生教我们练习演戏，所以到这个时候才回来。”觉民答道。

“刚才还下大雪，外面想必很冷，你们坐轿子回来的吗？”张太太半关心、半客气地问道。

“不，我们走路回来的，我们从来不坐轿子！”觉慧听见说坐轿子，就着急地说。

“三弟素来害怕人说他坐轿子，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觉新笑着解释道。众人都笑了。

“外面并不太冷。风已经住了。我们一路上谈着话，倒也很舒服。”觉民客气地回答姑母的话。

“二表哥，你们刚才说演戏，就是预备开游艺会的时候演的吗？你们学堂里的游艺会什么时候开？”琴向觉民问道。琴和觉民同年，只是比他小几个月，所以叫他做表哥。琴是小名。她的姓名是张蕴华。在高家人们都喜欢叫她做“琴”。她是高家的亲戚里最美丽、最活泼的姑娘，现在是省立一女师三年级的走读生。

“大概在明年春天，下学期开始的时候，这学期就只有一个多礼拜的课了。琴妹，你们学堂什么时候放假？”觉民问道。

“我们学堂上个礼拜就放假了。说是经费缺少，所以早点放学。”琴回答道，她已经放下了饭碗。

“现在教育经费都被挪去充作军费用掉了。每个学堂都是一样的穷。不过我们学堂不同一点，因为我们校长跟外国教员订了约，不管上课不上课，总是照约付薪水，多上几天课倒便宜些。……据说校长跟督军有点关系，所以拿钱要方便一点。”觉民解释说。他也放下了碗筷，鸣凤便绞了一张脸帕给他送过来。

“这倒好，只要有书读，别的且不管。”觉新在旁边插嘴道。

“我忘了，他们进的是什么学堂？”张太太忽然这样地问琴。

“妈的记性真不好，”琴带笑答道，“他们进的是外国语专门学校。我早就告诉

过妈了。”

“你说得不错。我现在老了，记性坏了，今天打牌有一次连和也忘记了。”张太太带笑地说。

这时大家都已放下了碗，脸也揩过了。周氏便对张太太说：“大妹，还是到我屋里去坐罢。”于是推开椅子站起来。众人也一齐站起，向旁边那间屋子走去。

琴走在后面，觉民走到她的旁边低声对她说：“琴妹，我们学堂明年暑假要招收女生。”

她惊喜地回过头，脸上充满光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发光地盯着他的脸，好像得到了一个大喜讯似的。

“真的？”她问道，还带了一点不相信的样子。她疑心他在跟她开玩笑。

“当然是真的。你看我什么时候说过谎话？”觉民正经地说，又回头看一眼站在旁边的觉慧，加了一句，“你不相信，可以问三弟。”

“我并没有说不相信你，不过这个好消息来得太突然了。”琴兴奋地含笑说。

“事情倒是有的，不过能不能实行还是问题，”觉慧在旁边接口说，“我们四川社会里卫道的人太多了。他们的势力还很大。他们一定会反对。男女同校，他们一辈子连做梦都不曾梦到！”他说着，现出愤慨的样子。

“这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只要我们校长下了决心就行了，”觉民说，“我们校长说过，假使没有女学生报名投考，他就叫她的太太第一个报名。”

“不，我第一个去报名！”琴好像被一个伟大的理想鼓舞着，她热烈地说。

“琴儿，你为什么不进来？你们站在门口说些什么？”张太太在里面唤道。

“你去对姑妈说，你到我们屋里去耍，我把这件事情详细告诉你。”觉民小声怂恿琴道。

琴默默地点一下头，就向着她的母亲那边走去，在母亲的耳边说了两三句话，张太太笑了一笑说道：“好，可是不要耽搁久了。”琴点点头，向着觉民弟兄走来，又和他们一路走出了上房。她刚走出门，便听见麻将牌在桌子上磨擦的声音。她知道她的母亲至少还要打四圈麻将。

三

“我们这学期读完了《宝岛》，下学期就要读托尔斯泰的《复活》，”觉民对琴说，他的脸上现出得意的微笑，他们已经走出上房，刚下了石阶，向着他们的房间

走去，“下学期我们国文教员要改聘吴又陵，就是那个在《新青年》上面发表《吃人的礼教》的文章的。”

“吴又陵，我知道，就是那个‘只手打孔家店’的人。你们真幸福！”琴兴奋地、羡慕地说，“我们国文教员总是前清的举人秀才，读的书总是《古文观止》一类。说到英文，读了这几年还是在读一本《谦伯氏英文读本》。总是那些老古董！……我巴不得你们的学堂马上开放女禁。”

“《谦伯氏英文读本》也是好的，中国不是已经有译本吗？听说叫做什么《诗人解颐语》，还出于林琴南的手笔。”觉慧在后面嘲笑道。

琴回过头看他一眼，抱怨道：“三表弟，你总爱开玩笑，人家在说正经话！”

“好，我不再开口了，”觉慧笑答道，“让你们两个去说罢。”他故意放慢脚步，让觉民和琴走进了房间，他自己却站在门槛上。

堂屋里灯光昏暗。左右两面的上房以及对面的厢房里电灯燃得通亮，牌声从左面上房里送出来。四处都有人声。天井被雪装饰得那么美丽，那么纯洁。觉慧昂着头东西张望，心里异常轻快。他想大叫，又想大笑几声。他挥动手臂，表示他周围有广阔的空间，他的身子是自由的，并没有什么东西束缚他，阻碍他。

他又想起他所扮演的《宝岛》里的“黑狗”出场时，曾经拍着桌子高呼旅店的侍者拿酒来。这种豪气又陡然涌上了心头，他不觉高声叫道：“鸣凤，倒茶来！倒三杯茶！”

左面上房里有人应了一声。几分钟以后，那个少女端了两杯茶，从左面上房里走出来。

“怎么只有两杯？我明明叫你倒三杯！”他依旧高声问，鸣凤快要走到了他的面前，听见他的大声问话，似乎吃了一惊，手微微颤抖，把杯里的茶泼了一点出来，然后抬起头看他，对他笑了一笑说：“我只有两只手。”

“你怎么不端个茶盘来？”他说着也笑了，“好，把这两杯茶端给琴小姐和二少爷。”他把身子向左边一侧，靠在门框上，让她走了进去。

很快地鸣凤就走出来了。他听见脚步声，故意把两只脚放开，站在门中央堵住她的路。

她默默地站在他背后，歇了一会儿才说：“三少爷，让我过去。”她的声音并不高。

不知是他没有听见，抑或是他听见了故意装着未听见的样子，总之，他并不动一下。

她又照样说了一次，并且加了一句话：太太还要她去做事。但是他依旧不理睬她。他像石头一样地站在门槛上。

“鸣凤……鸣凤！”上房里有人在叫，这是他的继母的声音。

“放我去，太太在喊我了，”鸣凤在他后面着急地低声说，“去晏了，太太要骂的。”

“挨骂有什么要紧，”他笑了，淡淡地说，“你告诉太太说，在我这里有事做。”

“太太不相信的。倘若惹得她发脾气，等一会儿客走了，说不定要挨一顿骂。”这个少女的声音依旧很低，屋里的人不会听见。

这时候另一个少女的声音响了，他的妹妹淑华大声说：“鸣凤，鸣凤，太太喊你去装烟！”

他便把身子一侧，让出了一条路，鸣凤马上跑出去了。

淑华从上房走出来，遇见了鸣凤，便责备地问道：“你到哪儿去了？为什么喊你，你总不肯答应。”

“我给三少爷端茶来。”她垂着头回答。

“端茶也要不了这么久的时间！你又不是哑巴，为什么喊你，你总不答应？”淑华今年不过十四岁，却也装出大人的样子来责骂婢女，而且态度很自然。“快去，太太要是知道了，你又会挨骂的。”说毕她便转身向上房走回去，鸣凤一声不响地跟着她走了。

这些话一字一字地送进了觉慧的耳里，非常清晰。它们像鞭子一样地打着他的头。他的脸突然发起热来。他感到羞愧。他知道那个少女所受的责骂，都是他带给她的。他的妹妹的态度引起了他的反感。他很想出来说几句话替鸣凤辩护，然而有什么东西在后面拉住他。他不作声地站在黑暗里，观察这些事情，好像跟他完全不相干似的。

她们去了，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一张少女的面庞又在他的眼前现出来。这张美丽的脸上总是带着那样的表情：顺受的，毫不抱怨，毫不诉苦的。像大海一样，它接受了一切，吞下了一切，可是它连一点吼声也没有。

房里的女性的声音也不时送进他的耳里，又使他看见了另一张少女的面庞。这也是一张美丽的面庞。可是它的表情就不同了：反抗的、热烈的、而且是刚毅的、对一切都不能忍受似的。这两张脸代表着两种生活，指示了两种命运。他把它们比较了一番，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他更同情前一张脸，更喜欢前一张脸。虽然他在后一张脸上看见了更多的幸福和光明。